

风景

方方——著



方方◆中篇小说系列

风 景

祖父在父亲心中

埋 伏

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

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

万箭穿心

涂白强的个人悲悯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示



方方——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景/方方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方方中篇小说系列)

ISBN 978-7-02-010261-7

I. ①风… II. ①方…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28793号

责任编辑 杨柳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智慧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03千字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3.125 插页1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15年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261-7
定 价 3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白梦	001
闲聊宦子塌	057
船的沉没	138
白雾	203
风景	248
黑洞	319
白驹	365

白 梦

一

那天，家伙刚穿上那件黑毛衣，就觉得整个儿不对。小贩忙说：“真正的日本货哩。”家伙说：“不晓得从哪个日本死人身上扒下的。”小贩说：“没那么巧。我这儿八十四件中就十三件有血污，早卖了，连一分钱也没便宜。”

家伙脱下时，发现衣领上有块血斑之类的什么，忙把眼一闭，心说，我可什么也没看见。便走。小贩连说几句“喂喂，你重要个价吧”，她也没理。

心里便老有一件黑毛衣挂着。走到街上，还觉得满街来来去去流水一般的活动衣架上都套着件黑毛衣。家伙左眼零点一，右眼零点二，对世界的认识很少有清楚的时候。电视剧部主任老吴常提醒她弄个眼镜挂脸上。还举出美工大牛和灯光皮匠双眼皆一点五都忙不迭配眼镜的例子来说明戴眼镜的重要。家伙告诉老吴，大牛近期正研究模糊美学，所以配了二百五十度的眼镜。皮匠则是想让人第一眼便能识出他已经拿了一个什么大的大专文凭。家伙又说我若戴了眼镜，把世界的底细看得个一清二楚便会不认识自己了，也不晓得自己究竟是在干无聊的事还是在干无用的事。老吴没听懂，却也有所启发，第二日即去配了眼镜。老吴没文凭，常牢骚说把事情干得花团锦绣也没什么

指望头，接下便后悔不该初中没读完便急急忙忙跑出去闹革命。

出了街口，小腹便有些胀痛。家伙有慢性肠炎，总在关键时刻来点情况。兼之昨日在药厂拍代制片，好鱼好肉乱填了一气，夜里虽只起来过五至六回，却是把临去前厂里赠送的一瓶黄连素推销了个干净。谁料一瓶的阻挡力竟是不足。家伙想那药厂的厂长真是能干透顶了。

家伙抬起头步伐匆匆地寻找厕所。在大都市里干这事总是很难。这同农村比有着明显的城乡差别。那边猪圈的隔壁老给人留一个位置。即令猪在板缝里垂涎三尺哼哼哈哈让你惭愧得拉不出什么，却也毕竟给你一点希望。尤其是猪圈几乎家家都有，这一点足以让城市人欣喜若狂。有一回一个朋友不断向家伙诉苦彩电难买。家伙问：“有没有在闹市里找厕所难？”朋友想想，终于说：“没有。”果然不久买到了电视。

而家伙现在还没找到那蓝色的指示牌。家伙认识一个油漆工，他是个业余诗人，特别喜欢蓝色。常见他笔下有“蓝色的微笑使这爱焕发出蓝色的温柔”抑或“灿烂地走来我那蓝色的梦”。家伙老觉得那个蓝色的厕所指示牌是他给涂的油漆。有一回还对他说，啊，人们蓝色地蹲下。

难受得浑身紧张时，遇到一家小卫生院。家伙想医生护士总归是要方便方便的，便自信地进了去。看门的老头挺不怀善意地盯着她。盯得家伙觉得那老头宛如《黑三角》或《405 谋杀案》里一个什么侦察科长似的。忙掏出五分钱挂了一个号。起先大叹亏了。后又想三年前在上海进厕所也还买过两分一张的“门票”，而眼下满天涨价都在瘾头上，“门票”涨上五分实在也不过分。心下便立刻坦然好多。

出了厕所，方发现那号上写着“内科”。便想昨天吃了药厂的鱼肉，也该为它一效犬马之力方是。即去了内科门诊。

医院历来热闹。全然可与节日的商场、公园、火车站以及什么个体户一条街媲美。这风景立即让家伙想到那年在江南见的“打一场计划生育的人民战争”的标语以及庵院寺庙墙上贴的“只生一个好”的口号实在是收效不大。家伙不顾自己在家里是老八的地位而痛恨那些无视指标而纷纷出笼的孩子，一个宁静的世界就是被他们搅得乱哄哄。万事万物，多了便贱。人亦是。医生护士便像吼小动物般地把病人吼得不再敢病。这动物还得排除熊猫金丝猴及华南虎那些珍贵一点的。

两个男女医生对面而坐。家伙溜进去，想趁其不备把号牌搁到前面。家伙不是存心要插队。她的确有些事：她下午要去采访一个女孩子。那女孩的邻居是个大学生。偷窃第五十三回后被抓获。不知什么原因，所有人都希望那女孩去爱大学生。动员她用爱情去感化那个并没进行第五十四回偷窃且有可能变为金不换的人。还列举了北京上海哪个哪个姑娘就敢反对偏见大胆同一个流氓或诈骗犯结婚的例子。有知情者提醒女孩子这么一来便能成为三八红旗手或者什么会议的代表。那女孩还在犹犹豫豫着而报社记者已将三千字的通讯写好了，只等女孩说同意便发头条。老吴极善抓现实题材，闻说此事，马上指示家伙采访，感慨这回总算可以搞出个在全国拿大奖的片子了。

男医生正拨弄病人口腔。女医生听着一个小孩的心脏。男医生说：“张嘴。啊——陈大夫，你儿子这回总分考了多少？”女医生说：“四百多。”男医生说：“有希望吗？”女医生说：“不要紧，教育局我有熟人。”“肯帮忙？”“他敢不帮？他乡下丈母娘得了癌全靠我开药开到他名下。把衣服穿上！”男医生说：“那是不能白开了。扁桃腺发炎。”

两人均低头写得处方笺上龙飞凤舞。家伙正欲上前递上号，只见进来个细高个。细高个行至男医生侧，大巴掌一拍肩，

“吴猴子，给开点药。”男医生另拿一处方笺，问：“开什么？”细高个说：“乌鸡白凤丸。”“多少？”“五盒……叫什么？”“哟，忘了问。我同学的一个亲戚。算了，写我同学的名字，刘大飞。反正能报。”“男的？”“男的。”

细高个一转脸时，看见了家伙。迟疑几秒，问：“是……家伙？”家伙想了想，说：“是……丝瓜？”两人便都笑了。丝瓜说：“有十年没见了。看病？”家伙说：“想开点药。”丝瓜说：“要什么？”家伙说：“黄连素。”丝瓜说：“吴猴子你再给来一张。光黄连素？”家伙说：“就这。”丝瓜说：“吴猴子你再加两瓶膏子药，瓶子要清爽一点的。”家伙说：“我不吃膏子药，腻。”丝瓜说：“到水管子下一冲两个清清爽爽的空瓶子。反正报销，怕什么？！”

男医生把处方笺递给丝瓜，问桌子一侧的病人：“你怎么啦？”那病人说：“你说是扁桃腺发炎。”男医生怔了怔，方低下头寻出写了一半的处方笺，刷刷地又画了几笔，递给病人。又说：“下一个。”

家伙觉得所有医院都擅长医治一种病。这便是性急病。一进了那门，便开始了疗程。挂号，排队；就诊，排队；划价，排队；交款，排队；取药，排队。五大疗程，一次不能幸免。若化验，拍片子，做超声波之类，便还得几个回合。唯一缺憾是医生本人皆性急。三两分钟高速打发一个病人。这说明整个医治性急病的疗程不十分完美。为此，患者没法断根少不了还得都涌至医院。

有丝瓜，自然一切皆如瓦解冰消。三个窗口呈蛇形。老烟卤！二虾！花卷子！丝瓜三声叫，便见大瓶小瓶到了手。

丝瓜说：“到我那里坐坐。”家伙说：“你干嘛行？”丝瓜说：“X光。”家伙说：“人不会少吧？”丝瓜说：“让他们等，反正死不了人。”又问：“你在哪混差事？”家伙说：“电视台。”丝瓜说：“呀，你好大的路子。”

果然见八九人等得一脸愁云。见丝瓜便有人叫：“来了，来了。”丝瓜说：“叫什么叫？！”那人说：“等了半个多小时了。”丝瓜说：“昨天吃了辣椒，上火拉不出屎，只等了半小时是你们的福气。”

稀里哗啦地很快照完八九人。两人便坐下聊天。喋喋呱呱地谈中学同学。秃三结了婚，得了个儿子，在老婆面前从此就像龟孙；四眼当了小学老师，总是布置多得不得了的作业，惹得小学生叫他“四眼狗”；香秀得癌症死了；活鱼被汽车撞断一条腿后便找路子去了体委；王娜娜入了党调到市妇联工作，总是作报告号召少女把爱情献给残疾人；齐小静的姨妈在婚姻介绍所，几乎让她见了一个团的对象。最后真的挑了个团长。那团长刚死了老婆，说自己不久会提到师里。最后讲了团支部书记田贵生同他一个堂叔的小姨子结了婚，去了香港。那女人五十五岁，不过看上去才四十岁左右。

“不过，除了田贵生以外，都不如你。”丝瓜说。又说：“我记得你家不是高干，怎么让你搞进了电视台？”家伙说：“捞了张大学文凭。”丝瓜说：“不是说大学生都要分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吗？”家伙说：“哪里，大多数都留在城市。”丝瓜说：“你是哪个路子进的电视台？”家伙说：“没路子。我发表了几篇小说，电视台就点名要了我。”丝瓜说：“这话只有鬼信！放心，我不会找你摸路子的。我姐夫的弟弟的老丈人在省委做事，经常见得到省长。要办什么事一句话就行了。你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家伙说：“好的。”

家伙要走，丝瓜说：“再坐坐，难得碰到。”

便又再坐。

丝瓜说：“你爱人在哪里工作？”家伙说：“我还没结婚。”丝瓜说：“啊！还没结婚？！”家伙说：“怎么啦？”丝瓜说：“快三十了

吧？我记得你只比我小几个月。”便很同情地叹了口气。又说：“我替你留个心。不过，你也不要自卑，在离过婚的男人中还是可以碰到好人的。”家伙笑了笑，说：“行呀。”便问丝瓜：“你爱人在哪里工作？”丝瓜说：“菜场。肉案组当组长。要买排骨、新鲜鱼，给我打个电话。52369。保险给你留最好的。”家伙说：“好咧！”

丝瓜留着家伙吃完中饭，又一直把家伙送出大门。临了说：“有那种……那种内部录像，带我去看几场。”

家伙一路琢磨“那种”是什么种，便想汉语实在深奥和奇妙。

二

苇儿来找家伙时，她正端着碗去食堂买饭。

“家伙！”苇儿叫一声。

家伙回过头，说：“挺会赶时候的。”便又转回宿舍多拿了几张餐票。

苇儿是家伙低班同学，比家伙整整小七岁——差不多小了一个一年级的小学生。苇儿老是和家伙这帮高年级学生一块上选修课。同苇儿坐一个教室里听讲，让家伙觉得自己有七年的大米饭吃得有些冤枉。

小七岁的苇儿居然也弄小说这玩意儿。虽说头篇小说是爸爸的熟人、一个什么伯伯帮忙发的，但第二篇却是正经八百靠的本事。小说一出来，立即让大半个中国的老百姓倾倒。其人数绝不比倾倒《射雕英雄传》和《姿三四郎》的少。崇拜信求教信和情书信雪片似的飞来。还有人找上门拿着名人留言簿请苇儿题词签名。忙得苇儿胖脸消下来一圈。苇儿同家伙一起加入作

协的。家伙最佩服苇儿在名流作家面前能像熊猫一般单纯、天真且憨态可掬。苇儿总是脖子一缩，双手绞着往膝前一放，羞怯怯地歪着头，眉头还皱上几皱。有时候还像一个受了虐待的小媳妇，让人涌出一股对她的同情，这同情又化为怜爱。家伙觉得这么干挺要勇气。有几回想学学，终是拿不出手。名流们便常慈祥地拍着苇儿的头说：“这孩子真是朴实可爱。”接下来便漫天夸奖苇儿的小说实在写得清新明朗真挚感人。苇儿一定是不负众望地用极细弱甜美的声音说：“哪……里。写得不……好。还应该向各位老师学习……呢。”那声音颇不像是从隐匿在她粗脖子中的喉管发出来的，倒是仿佛来自隔壁的一个什么汗毛孔。名流们便都笑：“小姑娘单纯得透明。”说罢，一反他们作品中聪敏睿智的风度而傻乎乎地发一阵哈哈。

苇儿喜欢管所有的人叫老师。有一回叫了一个老师，那“老师”吓了一跳，说：“我是来找我爸爸的。”苇儿说：“你爸爸是我的老师，你也可以是。”那“老师”挺发愁，说：“我让我爸爸帮我找个人替我去参加初中文凭考试。”

家伙总是想，苇儿谦虚得这么厉害，都让人怀疑那小说是不是她一个字一个字想出来的了。不过，凭着苇儿这么副纯洁可爱的天使模样，国家级小说评奖若不给苇儿一个，简直可以说有人昧了良心。

幸而世界还公正。苇儿捞了大奖。去了趟北京，拾得三百元奖金和数顿宴席的便宜。见识了高级宾馆和最出色的名人。回来后消一圈的脸又鼓胀起来。见人便讲谁谁谁为她祝酒，谁谁谁为她签名，谁谁谁为她背书。清一色是文坛泰斗或巨匠的名字，听得家伙们有些战战兢兢，始觉得苇儿加入那行列实在是指日可待。苇儿将北京之旅为全校同学作了次报告，那天她穿上了用奖金在北京买的一件红毛衣。苇儿上身宽胖，上台时，便

像摇摇晃晃地走出来一面红旗。

家伙跟苇儿交往还多。尤其夏天她们常一起去湖边游泳。苇儿能狗爬式地游四十米。不过苇儿最拿手的还是趁家伙不备时抄到背后，把家伙的脑袋往水里狠狠一按。那一刻家伙除了灌几口水毫无他法。扬起头时，还能听见苇儿咯咯地在一边笑得畅快。不过尽管如此，家伙还是觉得自己同苇儿关系还不错。

排到窗口，家伙说：“豆腐烧肉，再加个小白菜？”苇儿说：“随你。”家伙说：“晚上来，你就惨了。”苇儿说：“为什么？”家伙说：“头儿们全回家吃饭了，弄好菜显然意义不大。”苇儿说：“那你晚上在哪儿吃？”家伙说：“上馆子。”苇儿说：“每天？”家伙说：“还行。五百个字可以吃一顿真格的。”苇儿说：“你每天写多少？”家伙说：“一星期三千字，刚够。”又笑笑说：“没准不发，就靠工资贴啦。”苇儿说：“还是要存点钱才是。”

吃过饭，便聊天。聊天是国粹。苇儿问家伙最近遇到瑛瑛没有。家伙说她好长日子没去作协了。瑛瑛是县里一个创作员，说是要写长篇小说，便在作协弄了个房间住下。瑛瑛其实是男性。先前用“天雄”的笔名写小说一篇也发不出。后来改用“瑛瑛”，便一跃而为文坛新秀。自吹好几个男作家来信邀“她”一起去一僻静处深入生活。瑛瑛最大的特长是说起话来滴水不漏。有一回作协开会讨论峰峦的小说《荒原弥漫夜》时，瑛瑛说：“我对这篇小说要说的只有一点。我这个人说话一向直来直去，想到哪里说到哪里，这个大家了解。不过，不管我这一点峰峦同志能否同意，但还是本着虚怀若谷的态度为好。当然啰，我没经过深思熟虑的东西一般不轻易说出口的。我觉得这是对一个同志负责的问题。一个人无论创作还是评论都应该持老实态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将我省的文学搞上去。”所有人都点头称是。家伙想半天没想出来瑛瑛要说的一点是什么。问峰

峦，峰峦说：“不就是说创作和评论要持老实态度吗？我知道这话里有名堂。”

苇儿说：“听说瑛瑛要调作协干专业作家了。”家伙说：“那我去敲他一次竹杠。”苇儿说：“本来是调你的，他的后台硬，才又让了他。”家伙说：“那得敲两次。”

家伙住集体宿舍。同屋的女孩子全是播音员，久闻苇儿的大名，便耐不住自己看了又唤隔壁的来看。忽听一个男人问：“鬼头鬼脑看什么？”一个女孩答：“看熊猫。”苇儿眉头立即皱叠。家伙忙说：“熊猫是国宝，一百个人也不如一头熊猫值钱。”

直到苇儿起身时，家伙才发现她书包里装有罐头水果什么的。心想留下一点倒是令人快活。苇儿没露那意思。

“不再玩玩？”家伙说。“一个亲戚住院了，我得去看看。”苇儿说。

晚上，家伙去赶一场电影，车蹬得飞快。红灯的路口，遇见省里最著名的老作家正悠悠散步，便叫了一声，寒暄几句。老作家正住院，寂寞得慌，说：“家伙你怎么也不来玩玩？”家伙说：“不知道您在这儿。下午苇儿上我这儿来过，我们还说起一块儿去您家拜访哩。”老作家笑笑，说：“苇儿下午到我这儿来过，还买些什么罐头。小姑娘挺懂得关心人。”

家伙晓得苇儿又抄到她背后把她的脑袋按进水里了一次。家伙想这回可比以往数次来得精彩多了。

作协常开会。家伙便常去。中午交四毛钱能吃一顿不错的午餐。碰上头儿们高兴时，兴许不交且还有酒。家伙不会喝酒却有喝酒的兴趣。问缘故，说是曾拍一部电视剧，中间拍了酒厂大门的一个镜头，硬让酒厂赞助了五千块钱。从此便觉得应该帮酒厂干点事才是。

家伙一早急忙赶去作协。会议已经开始了。借的部队小礼

堂。台上比台下只多坐了一个人。家伙见了苇儿，问会议什么内容。苇儿说是讨论文学与生活的问题。家伙问是不是要组织我们到下面跑跑。苇儿说还没听出那意思。

会议时间一天。正进行的是开幕式。这回为会议作序的只有六个人。而且每个人都缩短话题只讲了半个钟头。而且只有两个半钟头是阐述的同一内容，那半个钟头居然讲起了五七年的事。而且开幕式只到十一点钟就结束了，以至于家伙一帮作家不得不在上午开始正式讨论。

瑛瑛首先发的言。说：“我只讲一点。我这个人一向直来直去，有什么说什么，这个大家都知道。左传上说‘子好直言，必及于难’，也就是说直言贾祸。说起‘直’来，还有些趣话。古人称拐杖为‘直兄’，拐杖，人之依托也，为人的第三条腿，可见‘直’是何等重要。直的对字是‘曲’，古人亦有‘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一说，这就是说不要歪曲自己的观点曲从或迎合别人。”瑛瑛讲完，大家纷纷说：“瑛瑛的古典文学基础厚实。”正说着便到了吃饭时间。

会议下午两点又开始，接着上午的讨论。苇儿讲话嗡嗡嗡的像蚊子叫唤。家伙便突然想到鲁迅先生写的关于跳蚤、蚊子和苍蝇的事。心想鲁迅先生显然应该把蚊子的地位放在跳蚤之前。实事求是地说蚊子比跳蚤还是可爱得多。且那嗡嗡嗡的声音比起好些演员在电视剧里捏腔捏调的声音好听得不止十倍。苇儿过后，便是峰峦讲话。峰峦是个才华横溢的作家，风格壮美沉雄，极让家伙崇拜。家伙觉得峰峦从头皮到脚板心哪儿都是优点，只有一点点让人感到美中不足：峰峦被打成右派，二十多年来习惯于被迫害。峰峦常常从每个人的每句话每个眼神每一举动中来判断有无迫害他的痕迹。即使每句话每个眼神每一举动中都看不出问题。他也能根据臆想推测出是否有人正背后

整他。然后见人就滔滔不绝地解释。开始大家挺同情他，后来便觉得有趣，暗叫他祥林嫂。再后来，他若哪次不说点这问题，谁都难受得坐立不安，闷气得很。便常有人主动询问。这回发言便是瑛瑛问：“你没说不愿意下去生活的话吧？”

峰峦说：“我知道有人要整我。早就做好了思想准备。二十多年我都过来了，现在还怕什么？无非是我那个长篇里有一句话得罪了一个人。那句话我现在就敢念：‘一看那鼻子就觉得他不可能把官当长。’其实我又不是影射他的，而且我又没在意他是塌鼻子，还塌得变了形。”其实峰峦那个长篇在出版社连清样都没出。不过他这一说，家伙还真觉得有人鼻子的确塌；且的确塌变了形，且凭那鼻子是不可能把官当长。

峰峦叹气坐下后，忧心忡忡。便有人点家伙发言了。家伙一看表，说：“都三点了，还开不开闭幕式？”大家全看表，果然三点，便说：“是啰是啰，早开完好赶车。”

闭幕式只有三个人作会议总结。比上午少了一半。家伙有点为减少的那三人抱屈。总结中重点介绍了瑛瑛的发言。并由此强调青年作家要向瑛瑛那样加强古典文学的学习。

四点半散了会。各个握手辞别。言“再见”！

次日，省、市报都为此会发了消息。

三

早晨，家伙醒来时，已是九点半。自上班的第一天，她便有了迟到的爱好。每天坚持迟到一至二小时不等。早饭自然免了。好在部里人都不擅长发扬自己的长处，他们每天坚持早退一至二小时不等，这便让家伙觉得了平等。家伙不到标准的五点半是绝不出办公室大门的。倒不是她因为自己迟到而特意补

偿一至二小时,而是食堂事务长那家伙是个局里的先进,不亲眼见长短针跑到五点三十那儿,宁可站在窗口同女炊事员调情也绝不开卖。

家伙进办公室时,那屋里正热闹。聊嘉宝和褒曼谁更最有魅力。最后公推嘉宝。最关键的是导演叶子一句话:“褒曼像是在个什么妇联里干过几天似的。男人觉得不过瘾。”这一锤便定了音。

办公室小得让胖人们私下惭愧。偏家伙也胖,便心里常内疚。幸亏编辑扬码以及主任老吴也都超过了“身高-100=体重”的标准太多。老吴只要一见他们几个全挤在办公室便来气,便无端地冒火。全然不理睬社会主义优越性在他们身上得到如何充分的显露。

叶子见了家伙,说:“家伙,来事了。”家伙问:“什么事?”叶子说:“老头子要上‘山上的海’,让你当责任编辑。”家伙说:“谁的剧本?”叶子说:“他亲家的。”家伙说:“谁执导?”叶子说:“当然老头子自己。”家伙说:“有意思。”

家伙崇拜老头子是没话说的。老头子原本是相声演员,学侯宝林学得尤绝。《戏剧与方言》里的“谁、俺、咋、尿”四个字回回叫家伙笑得肚子疼。后来家伙亲眼见过老头子的一次演出,包袱抖得挺来劲儿,活活抖出一个迫害工农兵的走资派形象,叫家伙从此见了走资派便横扫一白眼。再后来家伙分到电视台,便知老头子干了导演,同家伙同一战壕了。家伙专门到总编室借出老头子导的几部电视剧。看后极推崇老头子敢于将它拿出来见观众的勇气。老头子大有人虽老而宝刀不老之志。拍了儿子的剧本又拍媳妇的。常常一干就半年不歇。尽管剧组吃饭不要钱且住的宾馆又是单间,但有老话言“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故此,老头子还是能称得上为革命忘乎所以的。家伙

每次写小说不出时，便找一部老头子拍的电视剧瞧瞧，一看便能生出许多的自信。

叶子说：“老头子亲家来头大，给派了辆吉普出去看外景。”家伙问：“去哪里？”叶子说：“挑最好的山头！去一趟，亏不了。”

恰好集体宿舍正闹鼠灾。每夜里有窸窸窣窣的串联活动声。同室女孩子皆策划着灭鼠。家伙想出去避避难也好，免得被那些幸灾乐祸的鼠们咬上一口。便说：“好吧。”

第二日一清早，宿舍门被撞得嘭嘭响，乍一听，还以为世界大战又爆发了。问清来者，是美工大牛来找家伙的，家伙翻身而起。

大牛说：“你他妈也太高枕无忧了。快准备，老头子说立即出发。”家伙问：“到哪去呀？”大牛说：“看外景，你不知道？”家伙说：“哦，哦，知道，知道。”便迅疾地收拾行李，问：“怎么搞突然袭击？”大牛说：“老头子亲家昨夜十二点才决定一起去，他只有几天闲的时间。”家伙说：“他去干什么？”大牛说：“那亲家在那一带闹过革命。跟上他，一天一顿好酒肉少得了？”家伙说：“倒是个好题材。”大牛说：“用叶子的行话说，是‘有戏’。”

车便由一辆成了两辆。前面是小轿车，老头子和亲家所坐。后面是吉普，有摄像、大牛和家伙。

大牛一张嘴，肌肉极发达。望着前面的“上海”，便说坐上海跟坐小拖差不多。摄像便说大牛像那个想吃葡萄的狐狸。家伙说叶子的爸爸是坐红旗的。大牛便说那红旗委实神。叶子他爸坐它去教育局检查了一回工作，就把中学历史教员叶子辉给检查到了电视台。家伙说要不中国电视剧史上还缺一个人名哩。大牛说可不，那显得历史多不完整。

摄像和家伙都笑。

家伙问：“你怎么来台的？”大牛说：“我姑姑跟一个要人有